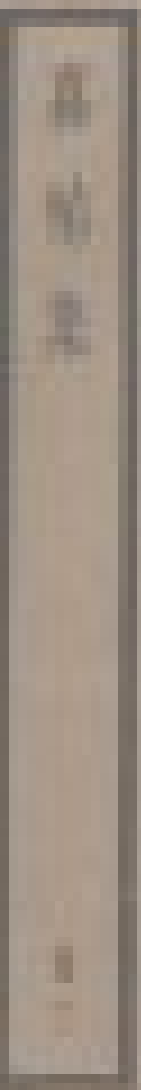


嘉祐集

冊三



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

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

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  
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  
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  
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  
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  
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  
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  
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  
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  
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  
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  
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  
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

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  
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  
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  
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  
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  
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  
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  
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  
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詔  
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  
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  
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  
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

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

久曾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

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

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

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  
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  
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  
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  
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  
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  
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  
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  
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  
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  
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  
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

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  
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  
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  
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  
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  
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  
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  
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  
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  
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  
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

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  
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  
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  
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  
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  
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  
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  
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  
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  
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  
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  
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  
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

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  
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  
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  
今歲之秋軾輟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  
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尙遠唯千萬爲  
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弃民行  
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  
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  
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  
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  
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

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旣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耻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

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

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  
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  
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  
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  
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  
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  
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  
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  
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  
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  
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  
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